

公民·视点 吴泓洲

团干部打人



施家带口,提着大包小包,急急忙忙赶到火车站,却发现高铁的检票时间已过。

怎么办?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央求检票人员,再争取一下;要么转身去售票口换票;脾气再急点的,可能骂几声娘,宣泄下情绪。不管如何,心里想的大都是怪自己。

可是近日,一名上饶市团委干部及家人烟草公司员工,想要硬闯上饶高铁火车站检票口,在遭到阻拦后,非但没有停止行为,反而火冒三丈殴打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一名铁路职工被当场打晕在地,送往医院治疗。

打人者如此“霸气侧漏”的一面,被网友用图片记录下来,事情经过网络曝光和媒体报道,引起民众热议。

毫无疑问,不管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样的,他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文明,反而以暴力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可谴责之余,人们也不禁会想,打人者的戾气究竟从何而来呢?

是平日里养成的“有权就任性”的“权力观念”?是被惯坏了的“有钱就是大爷”的消费逻辑?还是潜意识里就缺乏对社会秩序、法律规定敬畏?

据通报,目前上饶市委已责成上饶市直机关工委深入调查此事,严肃处理,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调查还在继续。相信在事情的真相面前,纪律和法律会体现出它的尊严。

钟表匠坚守



右眼上戴着一个放大镜头,黝黑而粗糙的手指拿着小镊子,精巧地游走在各种钟表零件中,桌上,手表电池、线路板、小零件等散乱地放在胳膊肘下方。

66岁的江福生,一修起钟表来,“外面的世界”似乎就不存在了。

江福生出身钟表世家,父亲原是亨得利钟表店专业钟表修理师。他10多岁时,就跟着父亲学手艺了。在彭浦机械厂工作后,热心的他常为厂里员工义务修钟表。

这些年,随着市场上钟表修理行业逐渐萎缩,市民难免修钟表的地方。一年前,江福生从企业内退后,就正式加入到志愿者行列,经常到各街道为百姓修钟表。

几十年来,江福生已为市民义务修钟表2000余只。“这门手艺闲着也是闲着,能为别人做点事情,快乐充实。一只普通的手表,只要不摔打不进水,三五年加一次油,可以用一辈子。”

可江福生心里还是有一丝隐忧:“修钟表的技艺,至少10年打底,30年以上功夫。我很担心,父亲传到我这里的手艺会不会失传?希望可以找到传承人。”

江福生坚守的,是这个时代稀缺,却亟须守护的工匠精神。

只是不知道,他的心声,会有多少人在听?

他的名字就是项目部的招牌

□本报记者 周有强

只要在施工期间,每天睡觉前,他都要到工地转一圈。工地的保安说,“他回去了,我们的心才踏实。”

为了施工项目,他有近10年的除夕夜,是在工地与工友一起度过的。

2011年,他带领研制的“高处作业安全防护绳体系(GAS-T系统)”,填补了地铁高空作业防止坠落的安全防护的空白。

2013年,他负责的工程创造了地铁高架桥梁支座“0”问题的施工纪录。

他叫肖双全,是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二部的一名项目经理。

“做一项工程,就要为社会交一份满意答卷。”这位皮肤黝黑,留着板寸头,已是“不惑之年”的陕西汉子,声音雄浑而低沉。

为了向社会交出一份又一份的“满意答卷”,从2001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肖双全就一直与“工程”和“工地”打交道。

2011年,肖双全作为项目经理负责北京地铁10号线二期玉泉营车站(现纪家庙车站)的施工。有一回,安全员发现作业人员在钢支撑和钢围檩上行走,下面就是十几米的

别人不敢上前,她俯身人工呼吸救命

本报讯(记者李玉波)“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着尽快救人。”在扶不扶老人都成为一个问题的当下,一名天津医科大学女学生的一句话打动了不少人的内心。

2月底,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老家过寒假的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大四学生姜凯悦,收到了一面“救人危难,热心助人”的锦旗。

“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没想到老人的家属和秧歌队会敲锣打鼓给我送锦旗。”姜凯悦说。

2月18日是阿鲁科尔沁旗新春秧歌展演第2天。该旗天山镇新区文化广场上各代表队的秧歌表演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就在天山街道办事处与议合村代表队展演即将结束的时候,秧歌队长王海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周围的秧歌队员和在场的观众都吓坏了,现场乱作一团,不懂急救知识的他们只能拨打120急救电话求救。

正在这时,一名身着运动服的女孩分开人群说,“不要乱动。我懂医。我来看看。”她蹲

下身查看王海的状况后,小心地将王海翻转,对其进行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等方式的急救。当120急救车赶到现场时,状况已经稍有好转的王海,随即被送到附近医院救治。在医院经过一个多小时抢救后,王海转危为安。

抢救的医生说,王海是因为突发心脏病才晕倒在地。对于心脏病来说,黄金4分钟是非常重要的,要让病人在急救人员来之前始终保持清醒。“如果心脏停跳超过4分钟,救回的几率就很小了。”所幸当时有人懂得急救知识,进行了正确的急救,才为抢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当时,为王海进行急救的女孩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就悄悄地离开了,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王海的家属和社会各界人士通过询问现场观众、发微信等多种途径,终于找到了这位好心女孩。她就是就读于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的大四学生姜凯悦。

王海的儿媳妇杨明说,非常感谢姜凯悦能够站出来把老人抢救过来,希望这种正能量能够继续传播下去。

天山街道办事处和平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阴秀梅说,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人像这位女大学生一样危难之际能站出来。

如今,扶不扶倒地老人成为热门话题,也成了网络热搜词。“扶不扶倒地老人,心里又过不去,一旦主动搀扶,又怕被讹。”这是许多人内心真正的矛盾和纠结。

原本再简单不过的助人为乐,却需要人们再三斟酌,成了尴尬事,姜凯悦说,“实际上只要勇敢迈出这一步,世间还是好人多。”

短讯集纳

家庭文化建设“玫瑰书香”

本报讯(记者李娜)3月8日,四川省总工会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暨“玫瑰书香”家庭文化建设年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玫瑰书香”家庭文化建设年活动共由7部分组成,内容包括读书分享、读书征文、数据阅读作品征集、书香家庭推荐、“最美家庭”推荐、“书香玫瑰”推荐、“书香宝贝”推荐等,旨在倡导女性阅读,引导女性注重家风、重视家教,建设美家庭。

活动当天,四川省总工会还表彰奖励了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二滩水力发电厂综合办公室计划合同组、自贡市高新区环卫站王忠芬等11个四川省“五一巾帼”奖状、10个四川省“五一巾帼”奖章,300余名女职工现场获得赠书。

公益广告传播网络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甘皙)近日,“2015中国好网民”公益广告设计活动颁奖仪式在中国网络电视台举行。颁奖仪式上公布了平面类和视频类获奖作品共计60个。

此活动自2015年8月6日启动,围绕中国好网民培育、网络文明构建、网上正能量传递、网络文化繁荣等主题,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作品。获奖作品以贴近人心的方式向社会传递着温暖、励志、真诚、向善的精神力量。相关领域专家及参赛网友一致认为,本次活动既在主题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契合了老百姓生活,把中国好网民的理念融入到作品中,唤起了人们对污染互联网“精神雾霾”的思考。

网络微公益实现“微心愿”

本报讯(记者李玉波)“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能拥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呼和浩特市太平庄小学的小学生王宇说。在第二届“活力呼和浩特·网络志愿者微公益”活动中,志愿者们共为太平庄小学的学生送去包括《阿维》、《再见了,我的星星》等200余本各类儿童读物和字帖,实现了留守儿童想要有一本儿童读物的“微心愿”。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留守儿童实现的是自己的心愿,而网络志愿者们收获的是奉献的快乐。”网络志愿者杨琳说。据悉,截至2016年2月月中旬,该活动共收集、实现“微心愿”近1400个。



他是一名普通的铁路检车员。由于身体原因,2003年来到后勤岗位后,他依旧不改一线工作的冲劲。

他是大家公认的“全能工”。从事车间后勤工作的13年里,电工、钳工、焊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他是工友心中的“热心肠”。他为职工义务理发,一剪就是30多年。

他就是吉林车辆段模盘到达运用车间后勤班组59岁的老党员——齐德明,不久前被评为第二届“感动吉林十大模范人物”。

(孙红玉 由跃媛 摄)

从0座到625座小屋,从“禁忌教育”到“必要一课”,从谈“艾”色变到公开讨论。10年间,“青爱工程”看到了“创万间小屋,造万方福田”的希望。

“放不上台面”的事 他们干得轰轰烈烈

□本报记者 李丹青

10年前,“青爱小屋”的数量是0座;10年后,这个数字是625。

10年前,性健康教育是“禁忌教育”;10年后,它是青少年成长的“必要一课”。

10年前,人们谈起艾滋病会不寒而栗;10年后,艾滋病已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

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以下简称“青爱工程”),在全国幼儿园、中小学援建了625所“青爱小屋”,通过培养师资力量、举办讲座、放映电影、成立青爱教研组等多样化的方式,为学生提供艾滋病防治和性健康教育,让无数青少年从中受益。

防治艾滋病,从源头抓起

“做‘青爱工程’,其实有一个慢慢摸索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有思路。”

在位于京城正北、燕山脚下的圣恩禅寺旁的一间屋子内,“青爱工程”的创始人张银俊和李扁,将“青爱工程”创办以来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

尽管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部委颁发的有关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通知、纲要以及立法,计有80多件。但现实当中,这些文件往往难以落实。一直到本世纪初,性教育仍然是避而不谈、讳莫如深的“禁忌教育”,这让上世纪9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张银俊和毕业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李扁反思:在性知识普遍缺乏的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显得尤其重要。

张银俊和李扁通过调研发现,影响大学生自杀的因素当中,除了人们习惯认为的家庭、经济、求职压力大等之外,44%是和情感、两性关系有关。

“其中一位自杀学生留下来的资料表明,她怀疑自己很可能与一名外国人交往而患上了艾滋病。”

张银俊和李扁通过调研发现,影响大学生自杀的因素当中,除了人们习惯认为的家庭、经济、求职压力大等之外,44%是和情感、两性关系有关。

“一方面是中国有约3亿在校儿童和青少年,每年有2000万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另一方面,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通过培养师资力量、举办讲座、放映电影、成立青爱教研组等多样化的方式,为学生提供艾滋病防治和性健康教育,让无数青少年从中受益。”

无奈,张银俊只能借助自己曾在卫生部工作,积攒的人脉“化缘”。但“谈艾色变”的社会氛围中,人们更愿意花钱建校舍、建养老院,而不愿把钱花在性健康教育这种“放不到台面上”的事情上。

不光钱难筹,人也难招。张银俊曾面试过一个家住丰台区的女孩,非常看好她,她也答应过来工作。谁知女孩回家一跟家长说,工作内容是关于艾滋病和性教育的,家长死活不让她来。这“这么啊,女孩不能做这么不正经的工作。”

他们意识到,“要做好艾滋病的防治,得从青少年学生性健康教育的源头开始抓起。”成立一个社会组织,推动“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和性健康教育”的想法,在他们的头脑里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

在沙滩上建大厦

2006年12月23日,由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教育学会联合主办的“青爱工程”正式“开张”。



院念研究生的时候,秦伯益院士教给他们的选题原则:“有价值,没人做,我能做!”

终于,第一间“青爱小屋”于2007年11月在辽宁抚顺二中建成。

“创万间小屋,造万方福田”

张银俊喜欢把小屋形容为“孩子”。和其“父母”一样,她最希望看到的,是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而“青爱小屋”也不负“父母”的期望,从最初的一间小屋长成了一片“森林”,“小屋对接了教育、计生、疾控等官方资源,也给家长、媒体提供了接驳口,开展的各项活动影响的人群逾千万人次。”

“青爱小屋”不是盖房子,而是帮学校破一个局。”张银俊说,目前,625座小屋坐落在全国20个城市,由一座小屋为突破口,带动周边学校,并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逐渐形成规模。

来自云南德宏州盈江县姐告小学的语文老师冯爱文,看到了“青爱小屋”的“功效”:过去很多五六年级的女生来月经,“就随便撕两张作业本垫上”;但2012年“青爱小屋”成立之后,“有女生主动找老师要卫生巾了”。

冯爱文在每学期的家长会上,都要向家长普及艾滋病教育。“刚开始很多家长一听

到‘艾滋’和‘性’,就默默地走了。”但最近两年,“他们会留下来听,甚至向我咨询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问题了。”

2014年底,“青爱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等6位教育界、慈善界的“老兵”,向李克强总理递交了“万间小屋,万方福田——请克强总理关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支持‘青爱工程’的一封信”。

很快,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分别做了重要批示。李克强要求将艾滋病防治与性健康教育“结合”,刘延东则指出性健康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要一课”,应纳入日程。

2015年8月,国家教育部和卫计委联合下发《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其中重点强调要将预防艾滋病教育和性健康教育有机结合,把性道德、性责任、拒绝和预防不安全性行为作为教育重点。

事实上,这些都是“青爱工程”的工作重点。接下来,他们计划结合互联网,将小屋10年的经验信息化。

张银俊和李扁相信,有了625座“青爱小屋”的试点,“青爱工程”就看到了“创万间小屋,造万方福田”的希望。

公德是什么?是——莫把圆桌当圆凳!



基坑,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当安全员要对其进行批评时,作业人员一句“您说安全带让我挂在哪里”?让安全员无言以对。

作业人员的这句话,让肖双全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带领创新工作小组成员翻阅了大量资料,通过无数次的试验和计算,最后才有“高处作业安全防护绳体系(GAS-T系统)”的诞生。

2013年,在地铁昌平线和8号线联络线11标段施工中,为了保证606米桥梁和143个支座的质量。在施工前期,他反复挑施工队,不达到高标准的队伍绝不能进入施工现场;施工中,他几乎每天都坚守在施工现场,与施工队人员一起没早没晚地作业。

最后,这143个支座,全部符合质量验收标准,实现了北京地铁桥梁支座“0”问题的施工纪录。

除了工程质量,肖双全也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以肖双全为项目经理的项目部成立于2009年,该项目部从最初的8人,已经扩大成38人的一支优秀团队。6年间,从这里走出了多名独当一面的专业人才,其中项目经理3名,总工程师2名,项目副经理4名。如今,他的名字已成为项目部的招牌。

2010年从大学毕业就来到肖双全项目部的赵颖就是其中之一。在赵颖的记忆里,2012年“7·21”特大暴雨中,肖双全的作为让他至今难忘。

当时,项目部人员都在积极备战防汛工作。